

舟行春天里  
◎钱伟章

## 老屋情

◎王月

我家的老屋,地处海安市原海安镇旧城区的一小巷,闹中取静的一片清雅之地。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两上两下、砖混结构,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厨房。在那个许多家庭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年代,其建造质量可想而知。直至现在,爸妈还常与我打趣:“放在今天呀,它就是个危房。”

我和老屋“相知”33年,在光影斑驳中,它日益褪去了年少时的风华,一层层失色的脂粉,一块块剥落的墙皮,像极了饱经岁月磨蚀的老人,静默无言、相处也暖。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它是年华里明亮的镜子,浮现着那些年奶奶的嘘寒问暖、爸爸的执着打拼、妈妈的精明持家、小伙伴的笑语欢声……老屋满载了我的儿时弄影,尽管它在别人看来早已失色,但在我心中仍是

有血有肉有温度如慈母般的存在。

2004年,我跟着爸妈搬进商品房,新居与老屋不过一河之隔,奶奶不肯搬出来住,我们离她离老屋也不远。爸爸是个极孝顺与怀旧的人,即使搬家了也没有改变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清晨会早起去老屋喝一碗奶奶煮的粥,哪怕是吃过早饭了,也一定要去喝一碗粥。爸爸说,有些习惯,改不了啦。比如奶奶每天一定会起早煮粥,因为她要让我们赶在上班上学前能喝上一碗不烫嘴的粥。直到奶奶离世后,爸爸依然没有改变早起去老屋喝粥的习惯,只不过后来,喝粥变成了抽烟。

2014年,老屋所在片区开始动迁,庆幸的是,当拆到我家时,只涉及一间旁屋和外院。动迁改造后的“浓缩版”老屋让我们越发珍惜。

## 对不起,乐乐

◎杨譔

乐乐是我家柯基犬的名字,它和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两年多了。

今年春节,女儿希望我们到香港去过,考虑到乐乐无人照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南通。一天,妻子与学生小吴聊到此事,小吴主动请缨:“我与乐乐是老朋友了,我来带。”小吴家住南京江宁,为“移交”方便,我们选择正月初五从南京机场出发去香港。

正月初四,小吴来禄口文豪花园接乐乐,计划当晚带乐乐住在她禄口的外婆家。一来那里住房宽敞,有单独可以封闭的院落,二来离我家只有几分钟车程。晚饭后,妻子、女儿、小吴三人拎上乐乐的全套“行头”,带上欢蹦乱跳的乐乐来到小吴外婆家。妻子反复对小吴说:“万一乐乐今晚不习惯,不愿意睡觉,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马上过来接。”

40分钟后,妻子与女儿就回到了文豪花园。妻子安慰我说:“乐乐一点也不陌生,一进院子就每个房间转了个遍。”说话间,接到小吴发来的视频,是乐乐发现妻子与女儿偷偷溜走后迅速冲到院子里,却被大门挡住……近10点时,小吴又发来一条短视频:乐乐睡着了。我注意到,视频里的乐乐低着头,两只耳朵却支棱着,仿佛正在捕捉着外面的脚步声。这不是它一贯的睡姿!它在梦里都希望我们突然出现在它

的面前。

好像曾经在哪儿读到过,说狗对气味的记忆是长久的,而对事物的记忆则很短暂。我们现在希望真的如此。正月初五上午,小吴发来一条她带着乐乐出去散步的视频:乐乐对一只正在路边觅食的老母鸡产生了兴趣,箭一般扑上去,吓得母鸡飞上了天。后面几天,我们陆续看到不少乐乐调皮快乐的视频:有访问鸡窝兔棚的,有跟着小吴走亲访友的,有深夜在野外狂奔的,有很“文艺”地细嗅野花的,总之它生活得很开心。妻子说:“它好像一点也不想我们。”言下有些失望,又有些欣慰。

正月初九下午,我们从香港回南京。登机前,小吴发来两张照片,是她的表妹和侄女在抚摸乐乐,乐乐则乖巧地躺在地上。小吴认为乐乐很配合,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家乐乐一般是不允许旁人撸它的,和我们撒娇时我们摸它,它会闭上眼睛,或睡眼朦胧,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让人不得不心生妒忌。而这两张照片上,它的眼睛是睁着的,且木然无神,躺的姿势也不显放松。几天过去了,还不见我们的影子,它是认定我们已经抛弃它了吗?“寄人篱下”的乐乐,不得不做出配合的姿态。

“对不起!乐乐。”我在心里说。“我们已经给它的心灵造成了

奶奶走了,我们不愿老屋从此往后空落落,爸妈决定改造它并重新搬过去生活。房屋的建造基础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经受不住太大的改造,整个过程从拆旧到加固再到装修,克服了不少现实困难,花费了较多心思,历时大半年时间,最终于2020年年底把老屋装修得焕然一新。

老屋不老,在几十年的岁月流转中,它给予了我归宿,给予了我宁静,给予了我家四代血浓于水的温暖亲情。它可能有牵绊的魔力,即便我出嫁了,婚房也不过与它仅一条马路之隔,而如今我的孩子也已在老屋撒泼打滚儿了。

老屋是生我、养我、包容我的地方,任光阴流逝,它依旧与世无争地屹立。老屋,你永远在我视线里静美。

伤痛,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我又指着那两张照片对妻子说。

小吴与她爸带着乐乐来机场接我们,小吴爸一见我就说:“乐乐瘦了。”在停车场,乐乐一瞅见我就向我飞奔过来,用力地连撞了我两下,然后又奔向妻子……在那重重的两撞里,我感受到了它的欢喜与埋怨。

到家后,我接到小吴的微信:“想了无数种和乐乐分别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一种:头也不回。”下车向小吴他们致谢告别时,乐乐的行为确实让我们有些尴尬,它只是略一回头,然后快速地拉着我往文豪花园里冲。它是害怕那辆车再把它装走吗?

回到南通后的乐乐突然变得非常“文雅”,白天大部分时间蜷在小窝里似睡非睡,也不再主动逗我们玩。我们想法逗它,它也无精打采,喂它原来爱吃的鸡肉,也爱理不理。以前我们吃饭时,它总要弄出各种声响、做出各种动作提醒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现在却只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眼看着“乐乐”变成了“闷闷”,真是让人心疼让人忧!妻子说:“乐乐确实瘦了。看来这回它是真生气了,我们以后再也不能把它丢给别人了。”

直到第三天晚上,我们带着它去了大姐家,也许是大姐烧菜的香味,更也许是它已确定我们仍然非常爱它,它又重新和我们欢闹起来……



## 前面真的危险吗

◎钱墨痕

去年,我和杨老师举办了婚礼,过了很久后,两人在一起复盘,聊起婚礼那天最快乐的瞬间。杨老师说是婚礼结束后流连于各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房间,听他们说许久未见的生活和八卦。而于我而言还要再晚一些,得等到从朋友们入住的酒店回来,坐到自己桌前,煮一碗水饺,配上晚上没来得及喝的喜酒,恍惚间意识到原来已然结婚。

但往前推十年,我全然不会想到现今这一刻。大学时隔壁宿舍一哥们整天与各个院系的女生混迹在一起互相切磋学习,回宿舍不给我们交流经验,反而大诉苦水,不停批判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其为保护弱势方面而存在的实质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后果。但其实我们知道他只是愁苦于世俗压力让他无法平等地爱每一个他生命中的女孩。那会儿每次聚会去唱歌,他都会点上一首《伤心太平洋》,然后学着任贤齐的样子唱“前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唱“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也唱“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仿佛这些问题真的将他拦在了二十岁。

这哥们不是我身边唯一的例子,那时我刚二十出头,身边的男性朋友刚到法定婚姻年龄,却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样本。最极端的一个结了婚,生了小孩,离了婚,又结了婚,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他的人生比我快了四五个阶段,仿佛我还在新手村,他已经打上副本了,当时我想这个游戏我不玩也罢。

但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预设往往和最终发生的有所出入。不管做多么精细的大纲,总会出现神来之笔或者糟糕的转折将蓝图打破。在读者接受层面这则叫做期待视野的打破和重构,这毫无疑问也是阅读的魅力之一。我无法用几句话说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生,但确实是一件件的未知堆砌了这十年。和小说一样,人生的选择同样不可能勘探好每一条未知道路。这些游戏从不存在攻略,你可以选择不玩,不玩是不会输,但也永远丧失了赢的可能。

《情感教育》里的结尾,弗里德里克和戴洛立叶重归于好后一同回忆年少时的荒唐事,说到他们为去风流场所,特意做了头发,摘了鲜花,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却因为愧疚什么也没干成,两人一起落荒而逃。他们互相补充着说完这段故事后感叹“这可能是我俩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跟未知的期待比起来,潜在的危险并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起码年轻人会这么想。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自由。